

A. Cresson 著
葉日葵 譯

哲學叢書
哲學系統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詳

(2572.4.2)

叢書哲學系統一冊

Les Systèmes Philosophique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 Cresson

譯述者 葉日葵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序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歷史地敘述許多哲學家所發表過的各種哲學系統，也不是追述和撮要其中最著名的各種學說。

我所欲發表的完全是另一樣：形容和分類哲學思想所形成的各種學說的「典型」，撮要各派中的各種主張，並指出敵派所主張的差異。

這種學說的典型，只能從其相對性來認識牠們。我們欲研究出各種學說典型的彼此互相作用，要依照一種秩序，不是依時間性的秩序，而是論理性的秩序。我們試述出每一個典型在其最發達的日子及說出爲牠奮鬥者的言論。然後我們指出反對派以爲那是牠的不充足及牠的缺點。

有許多人只以好奇心來探哲學問題的，在這個地方可以找到同下的事實，猶如一個好蝴蝶的人當他看見蝴蝶標本的盒子一樣；我在此所劃別的一幅大圖，對於哲學家的言論和辯駁是粘切的和清楚的。

但，特別是爲要尋真理而被哲學魔鬼所吸引的人們及專爲入手的人們，我來貢獻這本書。要尋真理的人們有一個很大的需要，即是欲早點知道別人對於他們所專心的問題有什麼意見。他們有很大的利益是在各種學

說的要點中認識其避免困難的地方，我們都望他們在這個地方能够找得什麼來幫助他們以做指南。

或者，讀了這本書以後，他們能够好好的明白別人的思想，及他們或者也能够由明白別人的思想而比較清楚地看見他們自己的思想。

那真是萬幸，若果我們成功對於一般誠實的腦筋者如此便利了他們思想的勇敢努力。

克勒梭

目次

第一編 形而上學的各种問題；普通的分類·····	一
--------------------------	---

第二編 獨斷論·····	一七
--------------	----

緒言·····	一七
---------	----

第一章 自然論·····	一七
--------------	----

第二章 唯靈論·····	七四
--------------	----

第三章 唯心論·····	一〇六
--------------	-----

第三編 不可知論及信仰的哲學·····	一四〇
---------------------	-----

第一章 不可知論	一四〇
----------	-----

(一) 緒言	一四〇
--------	-----

(二) 懷疑論	一四一
---------	-----

(三) 相對論	一四五
---------	-----

第二章 信仰的哲學	一六一
-----------	-----

(一) 緒言	一六一
--------	-----

(二) 或然論	一六二
---------	-----

(三) 實用論	一七〇
---------	-----

結論	一八二
----	-----

西文人名對照表	一八六
---------	-----

哲學系統

第一編 形而上學의 各種問題普通의 分類

一

叔本華說：人是一個「形而上學의 動物」。這個定義有一種希望의 態度。然而又是不能忽略的。牠實在同時含有三種意思：（一）人能用一種特別的態度來提出及試爲解決許多問題；（二）他是單一有生命의 動物能提出這類問題；（三）到底，到處有人類生存着或過去的生存着，他們總有或多或少清楚地解決這類問題。以上的每一種意思總含有真理의 原素。

人類首先自己提出一大堆的形而上學의 問題。這類問題同時是互相關係的，然而又同時是個別的。

第一個問題是直接地由思想來的，就是關於「起因」의 問題。我生存着；爲什麼我會生存着呢？有一個宇宙；爲什麼會有一個宇宙呢？宇宙中有生物；爲什麼會有生物呢？到底，爲什麼有許多事物，而又不曾無的呢？爲什麼這

類事物又是牠們所是的，而又不會是別樣的呢？這類都是很困難的問題，很簡單的說起來已經會令精神和肉體二方面都發生一種迷亂的煩惱。

第二個問題是類比的問題，因為亦是關於原因的，但有一點別異。我們製造各種器具：桌子，衣服，房子。我們給與這類器具以一定的用處？就是為這個原故我們用一定的狀態來配製牠們。從此，我們的精神有一種十分自然的稟賦：當我們在某個地方看見一個外表的構造，我們即疑有一個目的，我們即要尋找牠是那一個。然而在宇宙中正是若這個樣子的過程。在宇宙一般的平衡當中表現出一個特大的秩序；在宇宙中生存的植物和動物，另外有器官和本能，好像是故意配合為分配牠們於一種有定律的生命之中。第二個問題因此產生：宇宙有沒有一個目的？其所包含的各部分有沒有目的？若果有，是那一個？

第三個問題。當我們睡覺的時候，我做了許多夢，許多惡夢；醒時，又有許多神祕的事情。當夢和神祕過程時，我們混在其中，都以為是客觀的實在。停止了後，我們普遍地覺得這類事情只是主觀的神怪、奇祕、外表、黑影。然而，在我們夢境所表現的及在我們醒時和健康時所表現的之中，相同的地方是很動人的。由此即發生了這個新的和不能免的問題：在我們周圍的對象給與我們的表現是不是完全實在的，其中是否有一部分或多或少地為幻術或夢想所佔入呢？這個問題在最後的分析又變為二個問題：是不是確實地有一個實在？假若有，在牠的本質中，牠又是什麼？

這尙未完。我們活着，然後又死。我們所看見活着的植物和動物也一樣的像我們死亡。死，是不是一切實在的規律？另外，牠對於已死的個體又是什麼？已死的個體是不是永遠被溶解？反之，是不是繼續着一個不能看見的及鬼的生命在這個假設之中，死的到那裏去？他們變成什麼？他們服從什麼？

還有一個第五個問題疊在那四個的上面並且統理牠們。我們人的精神，依着他的器官的組織，是不是很有能力去解決這類表現於我們思想的一切困難的問題呢？他提出這類問題有沒有錯誤？照着辯論這類問題，他不是對於無謂的問題在空虛中無理取鬧嗎？以及，若果他有道理去提出這類問題，他是不是，由他自己的構造器官，被判定在這類問題之前喘呼着和不快呢？

起因的問題，極因的問題，絕對的本體問題，宇宙和個體所期待的命運問題，能力及智慧和用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的價值問題（即是被稱為評判的問題），以上所說的就是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根本問題。即是因為人自己提出這類問題，他即變為哲學家，及無疑地，他也是科學家；因為在歷史的過程裏面特別是從哲學的尋找中，先先後後產生出實證科學的方法及問題。

x x x x x

但是這許多形而上學的問題，人是有生萬物中為我們所認識的單一動物能研究這類問題，這個即是我們的第二點。

關於某一個有生命模形保存的必要條件的研究指出一個很大的真理：若果某一種類中的個體無實行下面的二種動作時，這個種類即不會存在：一種是關於個體自己的保存，若他們的居住，糧食，呼吸，防備危險……的動作；另一種是關於生產，善於發達和保護幼孩的動作。沒有以上的動作，植物，動物，人類在一個代系之中即會完全消滅。但若果一切都如此屈服於適者生存這類偉大的條件之下，而所有的一切不見是一個樣子地構造去就這類條件。

在進化梯段的底層，在無限種類有生命的萬物中，個體和種類的保存完全由於自生自滅。在牠們的完成中沒有一個有意識的計算是不能免的。甚且個體好像完全不曉得牠們所做的是什麼。牠們呼吸，尋找食物，發展，生產，像完全在莫明其妙中。這即是植物的情景。無疑的，也是最下等動物的情景：淡水裏面的微菌，珊瑚，海綿動物，用不着談及其他原生的動物。

進高一級。在許多動物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好像只簡接地參加以大約有意識的表現。但這類表現好像玩了一個完全特別的角色。牠們的行為好像一種力量，近於無顧到討論，無顧到追達目的的確實概念，無顧到選擇達到目的的方法。這就是發生在許多動作依着其簡單的本能而動作之中。一切動物和人類有本能的需要：尋食的需要，生產的需要。但他們之中有許多表現出一種簡單的特性。自從需要發生在他們之中，沒有教育和沒有先前的經驗，他們會用一種必要的方法的外表認識去滿足他們。一個蜘蛛餓了；牠知道一下織牠的網和很正確地

施行。一個牡的昆蟲發生愛情；牠知道用很多必要的舉動來引誘牠的牝性，不論這種舉動是怎樣複雜的。一個鳥感覺有產卵的需要；牠知道和願意做牠的巢；牠知道和願意孵卵。這種現象到底不是比一大部分別的生物現象特別。肺，從有了即知道呼吸，胃，消化，腎，濾尿呢？但是這類本能，我們覺得奇異，因為意識好像在彼主宰着，而其作用和我們意識的作用又不相同罷了。

再進一步，到我們所叫爲高等的動物。牠們生命的機能是絕對自動的。其中許多個體的行爲全被本能統御着，但在牠們之中有一點新的東西：當牠們自縱的時候，牠們的生存將不會延長，若果牠們沒有一個有定的需要的意識，環境的意識，以及在牠們情景的過程中適合於原始個體的意識。在一個狗的腦部抽出牠的各個腦半球而不殺死牠，牠一起失了牠的記性，牠的想像，牠的進取之氣。牠一定會死，若果沒有照顧牠，因為牠不再知道尋找牠的養料，也不再知道避免危險。沒有了牠們智力的才能，又離開了人類的幫助，一切高等動物都是要死的。但是自然只給與，即是最伶俐的動物也是一樣，有最小的智力。牠們只有必要的精神爲擔保牠們的實際生活。牠們沒有充分的精神爲做別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地方，實實在在發現了叔本華所指出的真理。

真的，人類是類似於各種動物，可以說是同源的。他生產，生存，死，和牠們一樣。他特別是爲他生活的實際問題所吸引，這也是和牠們一樣。我應該怎樣做爲蕃殖我的後代？我應該怎樣做爲發展我的團體？這就是我們成

見的中心點。

然而，不論他日常的反省怎麼淺薄，人總是勝過禽獸，因為他有能力另做別種反省。沒有一個動物，不論牠是怎麼樣伶俐，總不會提出理論科學和形而上學的問題。然而人，不知多少自己會找到這類問題，不知多少自己會感覺到刺激和困苦。

×

×

×

×

×

這個觀察引我們到叔本華的人的定義所包含的第三個命題。到處有人的地方，總看見提出形而上學的問題。

深究這個命題的意義，牠比前兩個較少正確。從前的及今日的初民永不會發覺一切形而上學的問題。絕對的本體問題，人類智慧的真實才能關於認識的問題總是後來纔發現。但自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時期及在文化最低的階段中，下面的三個問題常常往來於他們的靈魂之中：實在的第一本原是什麼？宇宙及生命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個體死後所俟的命運是什麼？

孔德及他的門徒在最原始的宗教當中看見解決這類問題的危險試驗。然而，宗教是在有人的地方總能遇着。若果孔德的主張是對的，那麼，到處有人類的智慧發展着，總能看見顯出形而上學的問題。能提出這類問題：這個當然是他們的特質。

但是，不一定孔德所見的是正確的。現代許多社會學者，特別是杜爾欽一派，關於原始宗教的信仰指出一個本原與孔德所假設的完全不同。現代的社會學者是不是要承認孔德的呢？在野蠻人之中，產生一個同類的感情，把他們和某個神怪的圖騰（totem），綠色的蛙或鷹鷂牽連着，這種或者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成見；但是野蠻人很快地自己應用這類產生於他們的信仰來很粗俗地對他們自己解釋各種事物的本原，世界的意義及他們將來的命運。若果這類問題的成見對於他們不是天然的，他們是不是要如此做呢？

到底，叔本華所提的定義是和其他這類的定義一樣，離包括人的一切特性尚遠呢。在某一方面，牠比其他的關於人的定義「理性的動物」或「政治的動物」甚且「烹飪的動物」其價值不見得遠過。但牠至少指出人類本性中特別的和有興味的一點。

這一點，牠的本原是什麼大約可以用許多不同的原因來解釋。在一切的情景中，總有一個現給我們眼界：一個意向推我們的智慧本能地去尋找現象的道理，好像一個獵犬無停地追尋一個獵物的味道。然而這個意向的本身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爲答覆這個問題，從此即要討論各種不同的哲學系統，我們的目的正是在此。現時暫把這個意向讓開一邊，因爲尚不能解決牠。我們在這個地方滿意地指出不可異議的一類命題：形而上學的成見在人類中很早即發現；在大部分的人類團體中總或多或少清楚地找得着；就是在牠的激刺之下，許多哲學家首先反省及組織他的系統；人們依着形而上學成見的衝動和依着他們的實際需要即尋出他們所發明的。沒有什

麼能正確地形容一個哲學家勝過他關於形而上學所採納的態度。

我們即以此為起點。以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彼此互相關係着的哲學系統的偉大典型的分類。

二

一個證明馬上發生，哲學家由一個很顯明點分出彼此。他們很不相同地估量形而上學中的合理希望。由此生出三大派學說：（一）獨斷論；（二）不可知論；（三）因缺乏一個適當字眼，我們叫這一類的思想家為「信仰論的哲學家」。在一切之先，我們先來說明這三個術語的意義。

× × × × × × ×

怎樣是一個獨斷論的哲學家呢？就是一個哲學家，依照他的主張，形而上學的問題是全體的或部分的由一定方法來解決，這種解決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或用一種人所承認為有證明的手續去實證。對於一個獨斷論者，「絕對是在我們的能力之中」。在絕對的某種景狀之下，我們至少能够達到牠的一部份。當我們捉着牠時，我們是擔保實實在在是牠為我們所緊握着。

每一個人都知道有三大流科學：數學科學及自然科學。

數學科學在純粹的抽象中發展着。牠提出許多第一類的同意：定義，公理，定理。有了這許多同意以後，牠只要

求援於推理的演繹。從推理的演繹，牠又建立了許多不同的定理。爲了這個，牠指出每一個定理應該是邏輯地探納以免和起首的命題互相矛盾。牠證明了牠的結論是必要適於基本的假設。

自然科學考察宇宙的現象，即是我們外面的及內體的觀察而供給的現象。牠尋找：（一）由經驗所認識的物體的模型而求分類及定義；例如礦物的、植物的、動物的模型；（二）辨別固定的和普通的定律，世界上的事物總依此而產生，例如地心吸力的定律，液體騰沸的定律，光線反射的定律；（三）對於世界上所表現的物質及力量，建立了許多有價值的推料，例如關於聲的本質，光的本質，化學配合的原子的本質。自然科學對於所研究的是用歸納的方法。牠觀察着及感受着關於觀察所得的意思。牠檢查這類意思，或是直接地，或是據牠的結果以經驗的證明來做對照。

由以上種種手續而得的結果對於一大部分的獨斷派的哲學家是很有意義的。因此，有一般這派的哲學家因爲試解決表現給他們的各種問題，應用了一種和數學方法一樣的方法。別的應用了一種由自然科學得來的經驗的檢查。又有許多爲尋找滿足他們自己，很精巧地折衷了以上二種方法。反之，又有別的談及一個根本的方法，在形而上學上他們認爲不但是比無論那一種科學方法要正確，而且是單一有價值的。

就是如此，斯賓挪莎欲依「幾何學的樣子」從數個定義和數個公理以證明上帝及世界是不能缺乏的和不能不發展的，好像我們看見牠們所是的及所發展的一樣。就是如此，畢希勒或赫克爾在自然科學最普通的結

果的集合上面建立一個事物的系統，這個系統是站在實驗上面及也只是從實驗裏面生出來的。就是如此，笛卡特及萊布尼茲同時應用推理的演繹而建立他們的原理，及應用實驗而發展和檢查這類原理。就是如此，叔本華在意志的方式之下，應用我們內在的唯一經驗的能力直覺地捉着絕對。就是如此，在叔本華之後，柏格森告訴我們：直覺可以達到絕對，及單是直覺能穿入絕對。

獨斷派的學者對於他們所追隨而達到他們所尋找的「物的本質」的道路又不能彼此同意。他們對於他們要我們認為關於對象有價值的結論也彼此不能和諧。但他們對於下面這個肯定詞是一致的：我們有認識絕對的可能。我們或者不能完全知道一切；我們至少知道牠的要領，及當我們知道了這個要領，我們確確實實知道牠了。

× × × × × ×

不可知派的觀點完全和獨斷派相反對。獨斷派在形而上學的希望中不論怎樣抱樂觀，不可知派總表出他們的悲觀。獨斷派以為最引起我們興趣的是認識絕對，而這個能力又是在我們的範圍之中。不可知派以為，依着利特雷的方式：「絕對是一個大洋，我們沒有指南針，也沒有帆在其中駕駛。」

然而尚有不可知派及不可知派。

極端的不可知派聲明絕對是不能認識的。但他們之中又不完全以同樣的態度來承認這個命題。